

第一章

乱世英雄起于草莽

一、山里娃儿石头性

小小的刘铭传搬个凳子坐在大门口骂开了：“我刘家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偷的，我刘家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告诉你们，有我刘六麻子在一天，谁也别想骑在刘家脖子上屙屎……”大家都说，这小子硬是护家得很呢！

清代的庐州府（今合肥市）是皖中巨邑。它东连吴、越（今江、浙境），西控汝、光（今湖北境），南通楚、豫（今江西境），北接开、归（今河南境），为江、淮两大流域相连的最近点。因此，古之庐州素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这里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民俗厚朴。它又称合肥。

由庐州府往西偏南行九十里，可见数峰相连、逶迤不断、林深壑美、云烟缭绕，一派多姿多彩的水色山光。此处有一座最高的山峰，人称大潜山。因其树茂林密，地上地下资源十分丰富，颇具开发潜力而得名。大潜山属皖西名山大别山余脉，是江淮分水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南之水流向长江，山北之水流入淮河。可谓以山为界，江淮分明。

大潜山麓有一个村庄，村中居住着刘氏宗族。很早以前，人们把这个依山而建的村落唤作蟠龙墩，又有人称它为四房郢。正是这个小小的四房郢，历尽世事沧桑五百余年，终于在十九世纪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著名人物。他就是晚清时期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刘铭传为他故乡续修的《庐州府志》作序：“合肥迤西有大潜山焉，其上有名泉，冬春不竭，

莲花矗峙于其前，龙穴蕴奇于其外。山中之人，秉山之气，类多嵌崎磊落，挺出而特立。地灵如此，人杰可知……”刘铭传一生割舍不了对这片山水的偏爱。无怪乎他在晚年还自号“大潜山人”。

1836年9月7日（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夜空开始发亮了。大潜山的东面，可以看见一道亮光，上边发的好似是绿光，绿光下边是粉红色的一大片，渐渐地全部变成了一道金红色的霞光。仿佛星月正在那道亮光之前撤退。又过了一小会儿，亮光愈来愈呈现出粉红色，愈来愈明亮了。露湿的、获得一夜休息的大潜山以及山下山上的村庄苏醒过来了。就在这样一个旭日即将露脸的时刻，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刘家男主人刘惠被妻子阵阵腹痛的呻吟而惊醒。

“羊水破了，老六怕是要落地了……”妻子周氏忍着剧烈的疼痛对丈夫说。刘惠从床那头坐起，见妻子好像透不过气来，额上已沁出点点汗珠，脸在痉挛地抽搐着，知是妻子快生了。丈夫把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向妻子伸过去，周氏牢牢攥住丈夫的手，以此来抵挡新生命露头前那种如履薄冰的紧张和痛苦。在这间低矮的茅屋里，终于有一声清脆的婴啼奏起了一个新生命的交响曲。

小六子出生了，长得也的确天庭饱满，十分可爱。小家伙毫不客气地直着喉咙，张开没有牙齿却红得像洋火的小嘴巴，闭着眼，一挣一挣地振动着他血红的身體哭叫着。刘惠夫妇俩瞧着孩子，感受到了一种神圣的欢喜。但把一阵欢喜放到心里咀嚼，回味虽然甘美，却依然涌起一丝失望。

老实巴交的刘惠好似无奈地望了一眼妻子，轻声道：“一个接一个光头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怕是永远没福添个女娃了。”他们夫妇一直想要一个女娃，但都已过了四十六岁的刘惠和周氏这回又不能如愿以偿了。

刘家的祖籍原本不在安徽庐州，而在江西省进贤县紫溪村。

那还是公元 1360 年一个没有月光的深夜。“冲呀！杀呀……”一阵又一阵刺耳的喊杀声夹着零乱的狗叫声，在夜深人静的紫溪村上空回荡着。这种战乱的声音惊醒了小村庄中的人们。村中有一个叫刘赛的人急忙翻身下床，摸出一根大木杠把大门顶得紧紧的。

一连许多天为人们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自从安徽凤阳小子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一路势如破竹攻下南京后，又直捣江西，与大汉王陈友谅在江西争夺地盘，战死战伤无数，百姓也跟着遭殃。家园被毁，许多人家背井离乡，加入了跑反的行列。

“唉，看来不跑反不行了。在这里只能是等死……”刘赛自言自语地说。紫溪村周围愈逼愈近的喊杀声将一家老小弄得惊慌失措，他们簇拥在后院的柴火房里，一个个神色惨淡，一张张蜡黄的脸上布满了惊恐与不安。回想起这些年不仅兵荒马乱，而且旱灾、水灾不断，日子越过越艰难，连三间草屋也无力维修，刘赛下定了决心要远走他乡了。

天不亮，喊杀声静了。刘赛满屋里转了一圈，将能随身携带的物品抱到后院，用两个布袋装起来。他眼角滚出两行泪珠，瘪着嘴，发出疲惫、沙哑的声音：“走吧，走吧……”月余之后，刘赛领一家老小沿路帮工、乞讨进入庐州境内。他们自知庐州城不是苦难家族可以立脚的地方。当屋宇参差、楼台层叠的庐州府城出现在刘赛一家人眼前时，刘赛果断西行，辗转来到了庐州西乡大潜山下。这里果然山青水秀，而且人烟稀少。浓荫环抱的大潜山耸立着，有一条小河流淌着。走上小桥，跨过流水，刘赛发现一间没有人住的破茅屋。屋前扎着东倒西歪的樊篱，围成一个小院，院内长着一棵老槐树。

“这便是家了！”刘赛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几天后，刘赛得知这一带叫小河畈，方圆几十里惟有他一家姓刘，可谓单名小

姓。初来乍到，处处于人谦让，几年里相安无事，也就算站稳脚跟了。日子好过一点后，刘家迁到了村子稍大一点的余家店，再后来搬到了大烟墩，也就是四房郢。由此成了庐州西乡的刘氏始祖。

刘赛的孩子并不多，只生一子，乳名叫五公，是希望一生能得五个男孩的意思。然而仅五公一子成了刘家在异乡的第二世祖。第三代世祖叫刘道真，生有两子。大儿子叫刘海，次子叫刘宽。兄弟俩共为刘氏的第四代世祖。刘海、刘宽兄弟各得一子，一个取名为刘廷玉，一个取名为刘廷玺。这便是刘氏家族在庐州西乡的第五代世祖了。各自成家生子后，刘廷玺率自己的子女迁居到大潜山北边的刘家圩子附近。这样，刘廷玺这房人被人们称作刘氏老二房。仍然定居在大烟墩的刘廷玉一家人被人们唤作刘家老长房。

到刘惠这一代，正是刘氏老二房的后代。按世系推算，刘惠属刘氏第十三代。在刘惠之前，刘氏第六世祖名叫刘德辉。这刘德辉生有二子，长子刘全，次子刘俞。此兄弟俩是刘氏的第七代世祖。老大刘全终生无后，惟刘俞生得二子。老大叫刘三朝，老二叫刘三辅。他们算是刘氏的第八代世祖了。刘三朝又生了刘应扬、刘应弟二子；刘三辅则得三子，分别取名为刘应祥、刘应瑞、刘应年。刘氏第九代世祖共五人中，只有刘应扬有后，名叫刘维月。这便是刘氏的第十代世祖。刘维月意想不到地争气，独得五子，依次取名为刘徙、刘璇、刘瑚、刘联、刘琦。其中刘琦就是刘惠的祖父，是刚刚降临这个世界的小六子的曾祖父。

这刘琦出生于 1711 年，即康熙五十年。他的结发妻子李氏，生于 1712 年，不幸在三十八岁那年因病早逝。李氏没有给刘家生下一子，刘琦只得再娶一个女人，此为张氏。几年下来，张氏也未能生子，迫使刘琦纳小妾留氏。刘琦已经五十二岁了，就在这一年，留氏为刘家生下一子，取名为刘庭忠。年过半百而得

子，让刘琦的晚年生活充满了阳光。乡人称他五十二岁得子为“老蚌生珠”，刘琦则笑弯了腰，道：“天不绝我！”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出生的刘庭忠，字召南。他死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他这一代可谓人丁兴旺，接连生了五个男娃。长子刘殷，次子刘勤，三子刘思，四子刘惠，老小叫刘迁。刘庭忠延续生命的道路虽然坎坎坷坷，但老四刘惠不仅一生就是六个儿子，而且正是那小六子由一介布衣崛起，使世代务农的刘氏家族一跃成为“江淮望族”、“皖中世家”。那刘惠夫妇所生的小六子，就是日后加入淮军、晋爵一等男又成为首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一轮朝阳已从大潜山露出了大半个脸，射出道道金光，像是在欢笑。蔚蓝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越发显得它深邃无边。

用蓝布旧棉袄包着的小六子不哭了。棉袄的两个袖子很大，正好可以再围成一圈保暖。小六子只露一个头，脸盘挺大，红红的。刘惠真想把他捧起来看看，但又怕弄醒了刚刚睡上一会儿的妻子。男主人平静地、默默地坐在床边，在小窗洞射进来的日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出他满脸沉思的表情。

作为刘家老二房的后代，刘惠夫妇除了六个男孩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比起刘氏老长房，虽是同一祖先，但生活境遇却有了不少差别。老长房那边的孩子们读书的读书，做事的做事，所谓书香门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老二房到刘惠这一代，仍然靠祖上留下的几块薄田维持生计。加上兵荒马乱，穷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刘惠，字怀刚，出生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他妻子周氏是个苦命女人，而且比他大四个月零十四天。周氏的父亲叫周士礼，也是世代务农，寒酸落魄，谈不上资助女儿、女婿们的生活。但刘惠夫妇为人忠厚老实，且能勤俭持家。在乡邻们的眼中，刘惠夫妇是一对典型的“老好人”，从不惹事生非。有一年

栽秧时节，邻村的一个老光棍偷拔了刘家的秧苗被村里人发现。刘惠非但没有责骂偷秧者，而且自己下田多拔了一些送给那个老光棍。刘惠说：“一个单身汉够苦的，知道栽秧说明他还想过生活，亦罢亦罢。”又一次，两个盗树贼在黑夜里偷砍了刘家的一棵槐树，乡邻们把盗树贼逮了个正着，扭送到刘家。刘惠夫妇要放人，乡邻们却不干了，要将盗树贼痛打一顿才让离去。刘惠夫妇无奈，备下酒菜让乡邻喝得欢天喜地。刘惠在乡邻们喝酒的空儿里把盗树贼放了，然后悄悄回到桌边上，若无其事地静静望着乡邻们又说又笑。

在刘惠夫妇的心里，他们只想种好那几块地，把孩子们拉扯成人。光阴荏苒，长子铭翠、次子铭玉、三子铭盘都已经能帮父母做些农活了。农活之暇，父亲刘惠做点肩挑贩运、赚取微利的事，大一点的几个孩子常常跟在身后帮忙。老四铭鼎、老五铭彝也都满地跑了，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其他方面都不会太拖累父母。刘惠夫妇希望小六子渐渐长大后，也能早懂事，早做事，成为父母的膀子。就在小六子出生四个多月前，孩子们的祖父刘庭忠才刚刚去世。祖父活着的时候就说：“小六子可能是我最小的一个孙子或孙女了。虽小而不能娇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不料说这话不久，他老人家就病故了。这使得在小六子这辈人的六个兄弟中，小六子是惟独没有见过爷爷的人。而刘铭传这个名字却是他还没有出生时就由爷爷为他取好的。尽管爷爷也企盼儿媳周氏的第六胎能是一个女娃。

刘铭传，字省三，乳名小六子。说是六六大顺，六字大顺大吉。两岁时，小六子已经满地跑了。父母和哥哥们做活的时候，就准备一个小凳子放在树下，让他一个人坐着。他却闲不住，不论什么东西抓到手就玩。木头的小碗，那是特意为他准备的。他自己捧着小木碗喝完稀饭，马上就丢在地上玩起来。他把自己玩的东西看得很紧，不让哥哥们碰它。小不丁点儿的孩子，

时时不忘防卫自己。他不仅不让哥哥们欺负他，也不许村上的孩子们沾他的便宜。他也不怕生人，却又从来不肯理睬生人。有时母亲周氏把他带到邻居家串门，他只紧闭着小嘴，瞪着滚圆的黑眼睛去望人。然而一离开别人只是自己一个人玩时，他能嘴里不停地说着，自己说给自己听。当大哥铭翠学写字时，他马上会跑过去抢笔抢纸来玩，在纸上乱涂乱画，然后一个人高兴地笑。

这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全家人坐在茅屋门前的老槐树下纳凉。小六子站在全家人中间转着圈听大家说话。母亲问：“小六子呀，你都四岁了，天天只知道疯玩，给我们玩点什么吧！”只见小六子缩起了肩膀，拳着胳膊，耷拉着小手，眼睛一眨一眨地向周围乱瞪，小嘴也一瘪一瘪地左右乱动。小六子突然一跳老高，随手拿起地上的一根小树枝，把脚一跺，眼一瞪，鼻一皱，奶声奶气地大喝一声：“泼魔休走 吃我孙大圣一棒！”他旋风似地转了一个身，使劲将手中的树枝一甩，树枝滑出了小手，正抽在父亲的肩头。父亲本能地一闪，还未来得及叫声“哎哟”，便愣住了：小六子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声未哭，但却爬不起来了。

全家人蓦地围上去，将小六子拉起。谁知他两腿发软，两膝打颤，浑身在抖。母亲周氏一摸小六子额头，惊叫一声：“小六子病了，头上滚烫……！”母亲话音一落，又见他呕吐起来。此后的几天里，人们得知刘家小六子得了天花，身上渐渐长出了许多疱疹，最后在他的小脸上也出现了脓疱，挺怕人的。

农家娃儿没有那么金贵，得天花也只好随他去了。一连十几天里，小六子似醒似睡。父母及兄长们俯下身子去唤他，也得不到一点回应。他的小眼帘垂着，鼻腔冒着热气呼吸着。额头和眼角都好像凝结住了，凝结成几丝不再更改的痛苦。母亲每晚替他洗一次身子，是用草药浸泡过的水洗的。

小六子痊愈了，但本来很好看的脸盘上却留下了疏麻，成了终生的缺陷。或许还不太懂事，小六子倒没有把脸上的疏麻当作

缺陷，有麻不护麻，以致同乡人及刘家的兄弟们都把他叫作“刘六麻子”。也有人公开叫他“么麻子”。他从来不拒绝人们这样称呼他，也不躲闪什么人，常把一颗小脑袋一扬，两只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周围的人，闪耀着满不在乎的光。一场天花之后，小六子清瘦了许多，个头长得也不快，直到过了十周岁生日时，身子才胖墩墩的。脱了衣服下河洗澡，看上去像一头乳猪。他这时候的个头仍然不算高。但在他极有弹性的身体中，好似有一股过剩的精力被抑制着，浑身潜藏一种野性的力量。他的声音洪亮，不像一般的孩子十来岁还是奶声奶气的。他说话喜欢大嗓门，就像在喊叫，声震屋梁，令小伙伴们都很怕他。尤其是在他生气的时候，脸色顿时能变成铁青色，嘴唇皮被咬得很紧，看起来要与对方拼命似的。

他能帮助父母做事。他喜欢上山砍柴，爬树捉蝉，下河摸鱼。小伙伴们不敢得罪他，也不敢太亲近他，只是常常背着小六子挤眉弄眼地做些小动作，暗地里沾点小便宜。而更多的时候，他喜欢独来独往。小伙伴们不敢亲近他，他也不喜欢跟小伙伴们不痛不痒地瞎玩。在独来独往之中，他会自己找乐趣，一个人与老牛说话，与河水说话，与山上的鸟儿说话。为此，母亲周氏经常唉声叹气，对丈夫说：“哎，咱这小六子咋就一点不像你呀？”刘惠憨厚地笑道：“像我干什么？老实过了头，一辈子没有用。说不定这伢长大能做些大事，比老子强。”

这话倒好像是提醒了当娘的。周氏顿时来了精神，与丈夫商量说：“就这么一个老小了，省着一点，送他到学堂里念书吧。”其实，这个主意在刘惠心中盘算了许多天。这会儿由妻子说出，刘惠自然满心欢喜地点头赞成了。

为小六子所选的学堂就在大潜山北面。说它是学堂，其实却是一座破旧的古庙，叫清规寺。整个清规寺仅两排房子，用短墙相接，构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整体。斑驳的米黄色的砖面上，勾

出了砖缝和花纹，寺内有数百尊铜佛，多少能给人一些庄严、肃穆的感觉。大门厅上的白色拱顶，与后面衬着的葱茏的树木相辉映，确是办学的好所在。学堂里的主人叫刘盛藻，字子务。他虽然岁数老大不小，但在辈份上却比刘铭传小。严格说起来，刘铭传当是刘盛藻的族叔。许多年前，刘盛藻几次参加科举考试，次次名落孙山，只得个秀才的名分。虽是秀才，在庐州西乡也算得文化人了。为了养家糊口，他便在清规寺办起了私塾，每年招收十几名农家孩子，挣点收入维持生计。

小六子听说要送自己到刘盛藻的私塾里读书，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他倒不是对上学感兴趣，而是对这个老大不小的晚辈有好感。由于是同一个宗族的缘由，小六子不止一次见过刘盛藻。在这个小长辈的印象里，刘盛藻实在太不平凡了。小六子记得他是中等偏上的身材，稍稍有点发胖。他每次穿的衣裤虽然明显破旧，但一直都比较整洁。甚至连每一个钮扣都扣得规规矩矩，毫不马虎。小六子最佩服的是他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皮能说会道，而刘盛藻却长着一对厚嘴唇。冬春季节里，他的厚嘴唇常被风吹得爆出于皮儿。从刘盛藻的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利索和有趣。小六子懂事以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美猴王孙悟空的。而这个足以让小六子牢记一辈子的故事，就是刘盛藻来家串门时说给他听的。

上学了。书包是母亲用一块旧蓝布缝成的。最惹人注目的是小六子那身打扮。由于正值初冬时节，天气渐冷，母亲替他缝了一顶小帽子戴上。刚出家门，他就把帽子戴在头顶上，并且把帽舌压得很低。你要想看清这是谁家的小子，非得蹲下身子仰起脖子才行。他还在腰间系了一根布带，上面斜插着一根小木棒，算作自己的“武器”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那走路的架势，小小的人儿大摇大摆的，活像一只肥得走不动路的大麻鸭，一会儿歪到东，一会儿歪到西，一会儿小跑，一会儿停下脚步。乡里人见

了，都在摇头：“小六麻子能念好书么？”

刘铭传不幸被乡邻们言中，他果然不是一块读书的料。上学第一天，父母告诉他：从今天开始，不叫你乳名了，叫你大号。儿要争取上进，走科举正途，光宗耀祖。刘铭传听这些话似懂非懂，喊叫着：“小六子就是刘铭传，刘铭传就是我小六子……哈哈！”说完就背上书包跑了。

刘盛藻对刘铭传也多少有几分了解，知道这是一头难以驯服的小马驹。但他喜欢眼前这个年幼的小长辈：泼辣、正直、勇敢而仗义。刘盛藻听族中人说：有一回，刘铭传家后院几棵老玉米刚熟就被人拔去了。父母都不让追究。小小的铭传在外面摸鱼回来得知此事，就是不答应，说：“我不在家，有人就敢欺负我家人了！谁拔了我家的老玉米，快站出来承认就算了。不然，谁吃了谁嘴上长疔，不得好死！”刘铭传搬出凳子坐在门槛上骂，骂了整整一下午，父母拖都拖不进屋。直到傍晚时分，村上有个叫曹恒贵的老妈子出来笑着承认了：“小六子别骂了，是我那不懂事的孙女菊儿拔的，也是闹着玩的。”这时刘铭传反而不好意思了，站起身给老妈子行礼，笑着说：“知道是您家菊儿拔的就不该骂了，想吃打一声招呼，我家园子里还有呢！”他一边说着，一边跑到后园，一下拔了七、八个老玉米，送到曹老妈家去了。

刘盛藻还听说：四房 郢子有个叫大莲子的姑娘到邻村拾花生，被一个泼皮无赖在半途中劫了。刘铭传闻讯后，立即赶了去。这无赖正在与大莲子抢夺花生，只听“当”的一声，一粒泥丸从空中飞来，正打在那无赖的手腕上，他“唉哟”一声，松开手四处张望。突然，“当！”又一粒泥丸打在了那无赖的脸上。无赖转了几个身，终于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发现了偷袭者。此时刘铭传手中正握着弹弓，又要打出第三粒泥丸，吓得那无赖拔腿就跑……

几天来，小小刘铭传的故事总在刘盛藻的脑海中萦绕。使刘

盛藻坚信：自己这个年幼的长辈若能调教得法，将来必成大器。

刘盛藻是认真的，手把手教刘铭传读书写字。但刘铭传却越来越讨厌读书，对那些四书、五经、孔孟之说竟毫无兴趣。转眼间一年下来了，刘铭传背不了两三篇文章。刘盛藻急了，也不管刘铭传是什么辈份，照样当众斥责他，甚至打他的板子。打完之后，刘铭传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一昂脖子跑出了屋子。他所乐意的是与同窗的小伙伴们玩“开仗”游戏：把小伙伴们分成两帮，并且有意识让一帮强一些，一帮弱一些。他自己一定要当强一帮的头，指挥小伙伴们冲杀。打得激烈时，刘铭传也常常会放弃“头”的指挥权，亲自冲上去，把对方的人打得抱头鼠窜、脸肿鼻青。

有一回，刘铭传叫大家伙玩一个配对摔跤的游戏。他站在场外喊了一声：“预备！”对阵的双方立刻一一配成了对。每一对摔跤者，彼此都采取了蹲伏的姿势，正面相对，怒目相视。刘铭传又一声喊叫：“开仗！”大家立刻像一对对猫那样迂回盘旋，扭动着身子。刘铭传也跟着摔跤者跑动，一会儿冲到这边，一会儿冲到那边。十多个孩子的脚在地上踢来蹬去，弄得清规寺尘土弥漫。孩子们个个打得跟泥猴儿似的，胜了的，欢天喜地，拍手狂笑。败了的，嚎啕大哭，满地打滚。刘铭传高兴极了，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

清规寺旁边有口清水塘，终年碧水满盈，宛如一面明镜。当刘盛藻从后山坡的菜地里回到清规寺时，孩子们才一哄而散，奔向清水塘洗脸。正在洗着，忽然有个配对摔跤时吃了亏的孩子想起了报仇，便举起一块石头向塘水里一扔，“扑通”一声，溅起一大片水花。刘铭传等七、八个孩子浑身被溅满了水。这孩子投完石头后扭头就往清规寺里跑，刘铭传大骂一声：“弄你妈的，往哪里跑？！”他边骂边带领孩子们追了上去。刘铭传的力气最大，一把将那孩子抱住，连拖带推将那孩子弄到清水塘边上。那

孩子使劲挣扎，丝毫挣脱不开。刘铭传仍然是死抱住不放，并且让几个孩子抬起那孩子的腿，一下子把那孩子扔进清水塘去了。可怜那孩子不会浮水，猛喝了几口脏水才爬到岸上来。他落汤鸡似地大哭着往家里跑……

自从刘铭传上私塾读书不久，其他孩子的家长找到学堂的有之，直接找到刘铭传父母告状者更多。被刘铭传扔进清水塘的那个孩子家长登门而来，见到刘惠夫妇，自己把头上的簪子拔下来，又把头一摆，让她满头的长发全部散开，一弯腰，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孩子是如何如何被小六麻子欺负，而且不是一次了。人家这么一哭，让刘铭传父母十分难为情。刘惠及夫人周氏上前一个劲地赔不是，一个劲地劝说，但就是不起作用。那女人一口气哭了小半天。哭到最后，或许是累得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得刘惠一家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姜汤，她才慢慢苏醒过来。刘家受此一下，更过意不去，当着那女人的面，由父亲、母亲共同出手，把铭传痛打了一顿。刘铭传这次也吓得不轻，没有想到小小一场打斗，掀起这么大的风波。但打到最后，铭传还是认半点错，任由父母责骂。

刘盛藻也赶来了，说自己没有带好这个年幼的长辈，然后对铭传父母道：“我看这六麻子叔，升平之世可能难成大器，而乱世之年倒必能成为英雄。亦罢，亦罢，让他自己闯荡吧！”作为刘铭传的先生，虽系族中晚辈，但此话是耐人寻味的。刘惠夫妇没有读过“之乎者也”，却也听出了话中的含义，不便当场赞同，亦在心里默认了。

时光到了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这年九月初，年已五十七岁的刘惠明显感到身子不行了。他起先只觉得四肢无力，胸闷难忍，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妻说：“我也看出了，你的脸色比以前灰白了。”

刘惠终于不能下地了，只有躺在床上。周氏对孩子们说：“你们的老子可能患病了，气喘……气喘得厉害。你们要懂事一些，多干一些，替老人们分忧……”周氏这样说着，禁不住当着孩子们的面滚下了泪滴。

渐渐地，刘惠气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床边，一进那间茅屋就能听见。他的鼻子、胡须和整个脸盘都在颤动，胸部一起一落。他几乎已经爬不起来，完全要靠儿子们搀扶才能勉强坐起来。铭传已经十一岁了，虽然十分淘气，但父亲病重了，他是知道难过的。他经常去扶父亲在床头靠一会儿。他的短胳膊往父亲腰间一插，就忍不住哭出声来。个头不小的父亲，才二十来天的工夫，腰围只剩下十一岁孩子细细的一抱了，就像一小捆迎风摇晃的稻草。

九月二十六日深夜，全家人见刘惠久久昏迷不醒，都围在病床边。快半夜时分，妻子周氏第一个见丈夫缓缓醒来，轻声问：“你感觉怎么样？睡得好么？”丈夫睁开眼，略带微笑，用一个无力的手势招呼周氏靠他近一点。周氏抓住丈夫的手，只听他说：“一大堆……孩子……你遭……罪了……”说这话的时候，丈夫仰着脸，面色惨白，阖着双眼，头发垂在枕后，只有牙齿还有一点光泽。最后，丈夫手一松，离开了人间。

死去的人，所能带给活人的只能是不幸。五十七岁的丈夫走了，而自己也是五十七岁了。命运之神只把自己留在苦难的世上，该怎么办？周氏想着这些，嘴唇始终颤抖着，最后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的眼泪像雨点似的落在死者的脸上。将丈夫埋葬在刘家圩子附近泥山西坡下后，周氏领着一群孩子久久不忍离开新坟。她在坟头哭得更死是死去活来。

她确实是不幸的。就在丈夫刘惠死去两年后，才三十几岁的大儿子铭翠也离一家人而去，跟他父亲到了另一个世界。紧接着不到一年时间，三儿子铭盘也离开人世。两个儿子的相继去逝给

年迈的周氏打击更大。当这两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灾难突然降临时，她疯狂地抱住儿子的遗体，久久不愿松手。

几年时间，周氏老了一大截。细心的儿子们发现，母亲比以前矮了许多，腰挺不直了，嘴巴也瘪了一些。稀疏的灰白的头发从蓝布头巾里披散在额上。一件旧棉袄穿了许多年了，曾包裹过刚出生时的小六子铭传。手中的一根拐杖是崭新的。那还是铭传砍来一段树枝用刀片削成的。

铭传虽然孝顺，知疼知热，但野性的脾气却到底也改不了，整天在外头风来雨去，摸不准踪影。对于其他三个孩子，周氏没有什么担心的。他们老老实实种地，忠忠厚厚待人。惟有这个小小铭传，怎么就不晓得安分呢？书本不读亦罢，承认自己念书不用功，然后一门心思干农活也行呀？铭传却做不到。打从小起，他就好动。这会儿十五、六岁了，反而连家也呆不住了，跟个野人似的，一闪身不见了人影。

听那年拔自家老玉米的曹老妈子说：“铭传喜欢往大潜山里钻，而且在山上过了夜，险着呢！你没有见过有一回他腿上掉了一块皮肉么？”周氏心里打着颤听曹老妈子讲得白沫乱飞。

那一回铭传的确一夜未归。他独自进了大潜山，是想逮一只山货给母亲补补身子。大抵天快黑时分，铭传仍是两手空空，连一只山雀也未能抓住。他在山腰间转悠，突然见林丛中窜出一条肥狼，嘴巴又尖又长，号叫着向铭传扑来。所幸铭传是有准备的，手执一根树棍，屁股后面还吊着一把大砍刀。铭传并没有后退，而是舞起树棍，直劈狼头。可巧这一棒打了个正着，打得肥狼滚了几个身滑进林丛中去了。铭传以为这一棍足以把肥狼打昏，于是丢下树棍，拔出砍刀，一刀向斜躺在林丛中的肥狼砍去。谁知刀还没有落下，这只狡猾的肥狼并没有昏，而是躲在林丛中装死。只见它一个翻身四蹄着地，“呼”地一下爬起来，冲着铭传扑了上来。铭传心里一紧缩，眼睛一黑，差点吓得丢掉了

手中的砍刀。幸亏铭传机敏，临危不惧，立刻镇定下来，一个闪身，躲过肥狼的扑咬。他转身跃起身来，从肥狼的背后猛砍一刀。这一刀砍中了肥狼的脊背，虽未见血，但也使这个凶猛的家伙受了重创，号叫着掉头又一次扑向铭传。铭传豁出去了，乘势骑在了肥狼受伤的脊背上，两腿向内一夹，压住了肥狼。这家伙果然有力气，甩不掉铭传时将头往身后一摆，一口咬住了铭传的小腿。铭传惨叫一声，知道是斗不过肥狼了，一个闪身窜到一棵大树旁，爬到树上去。肥狼向树干上扑了几下，窜不上去也咬不着。它只是一个劲地猛撞着，落叶簌簌直抖。铭传紧紧地抱住树干，尽力向上爬，终于爬到了高处。铭传在树上呆了一夜，肥狼无奈，不知何时丢下铭传而去。次日天明后，铭传带伤下山，与老母只字未提大潜山遇险之事。

母亲周氏为铭传的胆大冒险忧心忡忡。而她更不知道，铭传回到家的当天晚上就做了一场恶梦。这梦很多天以后想起来都还很怕人的。是夜，铭传由于在山上苦度一夜，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一会儿，他梦见自己进入了一个山寨。这寨子独处在四周层峦叠嶂的深谷之中。他起先非常高兴，见到一只长着美丽犄角的小鹿，像撒欢的孩子，连蹦带跳从东边的林子里冲出来，穿过寨子，又跑进了西边的树林里。铭传追过去，想捉住它。正当他要往林子里钻的时候，小鹿不见了，却窜出来一只高大肥壮的猛虎。它疯狂地吼叫着，绿眼睛闪烁着凶恶的光芒。它的嘴唇颤抖着，暴露出要吃人的牙齿来。这猛虎咆哮几声后，突然抬起前爪，直扑铭传的身子。铭传一个闪身，人惊醒了。这便是逃过了猛虎的攻击。片刻，铭传又睡着了。他来到了一个很奇怪、很阴森的地方，像是一段深谷，又像是一个山洞，或者是高山中一个很狭窄的峭壁上。那儿只有一条很小的路，起初走几步还勉强可以前进。可是，刘铭传愈是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就愈见得狭窄。愈狭窄，就愈阴森，到后来什么都看不清了，跟黑夜一般，